

张炜文集

周末对话

作家出版社

张炜文集

周末对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末对话 / 张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张炜文集)

ISBN 978-7-5063-7621-1

I. ①周…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7872号

周末对话

作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李卫东

责任印制: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300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21-1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伟，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瑞典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四百余部，获奖七十余项。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

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鄂尔多斯奖、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

自序

这是我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更早的丢失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部分文字也找不到了。因为生活匆忙而沉重，人渐渐都像迎风奔驰的老马，背上的一些驮载难免要在路上飞扬四散，再也无从寻觅。

从头看这大大小小的篇章，让我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这分明是树的年轮，是履痕和足迹，也是由远及近的心音。比起用力编织的那些故事作品，这些文字好像更切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疼感。

许多篇目写在青春时段，那时的稚嫩和面红耳赤的冲动，今天看非但不尽是羞愧，而且还引起我多多少少的钦羡。单纯直撞的勇气与昨日紧紧相连，如今这一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潜在了心底，只更多在黄昏时、在倾听扑扑海浪和漫漫市声的无眠之夜，才缓缓地升腾起丝丝缕缕。是的，我仍然为当年人和文学的承诺而激动不已。

我的出生地在半岛地区，即那个东部海角。那里曾经有无边的丛林，有大片的松树，离河的入海口不远，又在重要的古港之侧，于是被命名为万松浦。一个人由此地起步远行，就近的比喻是一条船从这里起航，缓缓驶入了风雨之中。如果留有一部长长的出航志，那么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必定连接着万松浦、开始于万松浦。

人是一条船，并且始终是独自一人的水手兼船长。这部出航记录未免颜色斑驳，腥咸汗涸，但唯其如此，也才称得上是一本真

实的书。

记得有一次回到故地，一个辛苦劳作的下午，我疲惫不堪地走入了万松浦的丛林。当时正是温煦的春天，飞蝶和小虫在洁白的沙土上舞动蹿跑，四野泛绿，鼻孔里全是青生气息。这时我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那是正在冒出沙土的一蓬蓬树棵嫩芽，它们呈深紫色向上茂长，四周是迎向春阳的新草与灌木……我一动不动地站定。大野熏蒸之气将我团团笼罩，恍惚间又一次返回了童年。置身此地此情，好像全部人生又在从头开始，兴奋与感激溢满全身。我仿佛接受了冥冥中的昭示，在心里说：你永远也不要离开这里，不要偏移和忘却——这就是那一刻的领悟、感知和记忆。

那是难忘的瞬间感受。也就是类似那个春天下午的一种莫名之力、一种悟想，时不时地在心底泛起，提醒我，并用以抵御生命的苍老、阴郁和颓丧。多少年来，万松浦一直伴我吟哦，伴我长旅——它的意义，它与我、与我一生劳作的关系，若以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而论，那么更多的是“兴”，而不是“比”。它总是明亮着和激励着我的整个劳动。

这些文字是系列的短章编年，更是一部丝缕相连的心书，一部长长的书。它们出生或早或晚，都一概源发于万松浦的根柢之上。

目 录

一 辑

周末对话（上篇）·····	3
开始写诗·····	3
喜欢的作家·····	4
两部中篇·····	6
当代作家·····	7
新潮小说·····	8
“大问题”·····	9
《古船》写了哪里·····	10
幸福的童年·····	11
葡萄园·····	12
自己的影子·····	13
评论家·····	14
农村题材·····	15
基层作者·····	16
大学生活·····	17
通俗文学·····	17
上大学·····	18

去胶东·····	20
简单描述·····	20
芦清河·····	21
孤寂·····	21
学业与创作·····	22
经历和体验·····	23
废稿利用·····	23
学生生活·····	24
书信·····	25
作家和性别·····	25
油印刊物·····	26
代表作·····	27
哭了·····	28
《芦清河告诉我》·····	28
忧患意识·····	29
《梦中苦辩》·····	30
《海边的风》·····	31
文学与影视·····	31

二 辑

周末对话（下篇）·····	35
旺盛期·····	35
现代主义·····	36
日本和印度·····	37
传统·····	38

写空了	39
喜欢动物	41
爱情	42
业余爱好	43
批评	44
最爱写作	45
坚持下去	46
藏书与阅读	47
为工农兵服务	48
作品	50
为什么写作	51
本地评论家	52
成熟之后	53
爱静	54
扶持者	55
拜师	56
文学不会进步	57
机关生活	58
苦难	59
斧头砍不去	60
女性	61
音乐和绘画	62
戏剧	62
劳伦斯	63
长篇	64
诺贝尔奖	65

柏拉图式	66
贴近现实	67
海明威和福克纳	68
大林野	69

三 辑

文学是生命的呼吸	73
期待回答的声音	107
“文学周” 答辞	143
心中的交响	147
土地，慨叹之余	160
文学马拉松	163
童年之梦	165
不能丧失的	169
战胜遗忘	173
诗性的源流	176
感动与欣悦	183
“作家” 及其他	186
读书致远	192
书的魅力	195

四 辑

真挚的诗声	199
唯有写作	202

穿越俗见·····	204
薄薄一册·····	206
诗之源·····	208
致友人·····	209
南方与北方之间·····	214
难忘的诗意和真实·····	217
儒学与变革·····	239
夜思·····	241

五 辑

荒漠之爱（上篇）·····	273
痛与喊·····	273
“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	274
“宠犬”·····	277
“五”与“七”·····	279
貌似“民魂”·····	281
卑怯者的愤火·····	282
倒楣的责任·····	285
“老调子”与阔人富翁·····	286
更无顾惜青春·····	288
饱人饿人之爱·····	290
沦肌浹髓之毒·····	292
不掩于墨·····	294
不仅仅是冷嘲·····	295
精神的丝缕·····	297

好像·····	298
天才与泥土·····	301
依靠与凌蔑·····	303
纯谨·····	304
不绝之滓·····	306
余下的只是卑怯·····	307
沙漠中·····	309
千儿的严厉·····	311
“有效”与“有限”·····	312
蔚蓝的野草·····	314

六 辑

荒漠之爱（下篇）·····	319
力学和化学的方法·····	319
同一营垒中人·····	320
厨房与筵席·····	322
怯者的愤怒·····	324
小铃铎·····	326
时间的流驶·····	327
渺茫的悲苦·····	329
沙上之塔·····	331
“天地大戏场”·····	333
吟罢低眉·····	334
有理的压迫·····	336
本分·····	338

打诨的角色	339
不置一辞	341
谋隐与沦落	343
帮闲的文采	344
“不配”与恐惧	346
“除去”与将来	348
师道与目前之益	349
“非真勇也”	352
“没有说清的必要”	353
不悟	355
使命与战叫	356

附录 散文总目	359
---------------	-----

一 輯

周末对话（上篇）

开始写诗

像许多作者一样，我一开始也写诗。诗歌分行的形式，好像更让初学写作者觉得亲近，它的韵脚也吸引人。我遇到不少写作者，他们一开始都写过诗。只是后来渐渐分化，各自选择了自己更得心应手的体裁。写诗这个阶段很重要，训练诗的感觉，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从什么角度进入文学。这个阶段学会了凝练，也学会了奇特微妙的想象和表达。

有人通过写散文进入创作生涯。我写了一段诗歌，后来又写散文，甚至写过戏剧等等。一个人总会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形式。不过任何文学形式，内核都是一个诗。离开的是它的形式，并没有离开它的根本。到现在，大家仍然认为诗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永远不可能是通俗的，因为它是从通俗之中提炼和发现的，所以它很难再回到通俗了。如果一部作品本质上不是诗，那么它就不会是文学。某些流行的“文学作品”既不是文学，也算不上好的曲艺。曲艺的本质不是诗，而是其他，如故事的曲折性和引人入胜的噱头，是娱乐。

直到 1973 年，我才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

喜欢的作家

喜欢哪些作家？这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回答。因为在书海里碰撞，最喜欢的作品不断变化，有时被这几个作家吸引了，有时又换成那几个。这与进入文学的深度、努力的方向有关。

开始我像好多人一样，喜欢那些读得到的文学作品。今天看当然不尽是值得喜欢的，其中包括了很粗劣浅显的。因为最先接近的最容易把人迷住。再后来读的东西多了，才有可能比较和鉴别。我渐渐喜欢上了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那时我怎么也读不懂先秦文学，读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法儿喜欢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歌德的书中，除了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别的都读不下去。

在烟台读书时，尤其喜欢孙犁。孙犁的《铁木前传》今天看也仍然喜欢。它让人久久不忘。我把孙犁的所有作品都找来了，深受影响。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读了《猎人笔记》。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屠格涅夫的最好的作品。他的《父与子》《罗亭》等长篇，对我的影响都不如那本书大。有一股奇怪的内力从书中生出来，一直左右着我。先秦文学也开始学习，因为这是中文系的必修课。毕业后，继续自修下去。我承认，一种强大的力量彻底征服了我。我们的文学中，很少有比先秦文学更伟大更绚丽的了。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品格，是后人无法复制出来的。我只要写作，就会常常温习先秦文学。

外国文学，19世纪以前的古典作品，我也越来越喜欢。20世纪初的作品，也比20世纪后期的更能打动我。打动我的越来越是作家的心灵，是作家本身，而不仅是作品本身，不是作品的